



## 一起算

從銀行退休下來的劉奶奶，閒着沒事，就在小城路邊的空地上賣起餛飩。

有一天晚上，來了一個黃頭髮的小伙子，他一口氣吃了兩碗餛飩。便從自己的口袋裏掏出了一張一百元錢遞了過去。

劉奶奶接過錢，用手摸了一下便望着小伙子笑着說：「你有零錢嗎？」

「沒，沒有。」

「孩子，錢你先拿去，奶奶沒錢找你，下次來一起算吧。」

「嗯，謝謝。黃頭髮小子不聲不響地走了。」

第二天，他又來了。又吃了兩碗餛飩，又

掏出那張一百元錢說：「奶奶一起算。」

劉奶奶接過錢看了一下又笑着說：「孩子，今天奶奶還是沒有錢找你，你下次再來，我一起算吧。」

黃毛小子打着響指，吹着口哨又走了。

第三天，黃毛小伙子又來了，又吃了兩碗餛飩，又掏出了那張一百元錢說：「奶奶一起算。」

劉奶奶接過錢看了一下說：「孩子，今天奶奶還是找不開。你下次來一起算吧。」

第四天，黃毛小子又來了，這回還來帶來了兩個朋友一起吃餛飩。他們吃完了碗餛飩。黃小伙子直接說：「奶奶，您沒錢找，留下次來一起算啊。」他說完便唱着歌與那兩個人一起走了。

老奶奶一臉怒氣地走過來，用手指着他剛想發火，突然看見碗底下有一張一百元錢，而他剛纔吃餛飩的地方則有一張他撕碎了的假一百元錢。

劉奶奶手里握着這張一百元錢，望着他遠去的背影眼睛笑成了一條縫。

作者劉培剛：安徽泗縣北二環烙饅村

在子虛烏有鎮上，居住着這樣的吳姓六兄弟，他們之前都是和睦相處的，至少，相安無事。但是，自從贍養吳老漢後，兄弟之間的矛盾就漸漸的升溫了，就連以前沒有提及的話題，現在也無情的擺上了桌面。說法有多種，在此就不一一贅述，不過，歸結起來無外乎就是吳老漢沒一碗水端平，說得更難聽一點，愛一個恨一個，實則是推卸責任不贍養吳老漢。

一天，在鎮上教書的五兒子借着老大在場的機會（聽說，兩兄弟的關係不錯），不滿地說：「爸爸，我六弟借你的五千塊錢有一年了吧？是不是應該還你了？」

吳老漢措手不及，沒想到五兒子會這麼突然一問，弄得他沉默了好一會兒，才幹咳兩聲說：「現在你的六弟在建房呢！再讓他拖一段時間吧！再說，你們都是我的兒，我也不好意思問啊！」其實，吳老漢想說這還有點像逼賬呢！但是，他始終說不出口，也不允許他有機會說下去，因為接下來就朝來他的五兒子更加不滿的聲音：

「我看你是不想問吧！要說是兒子，我也是你的兒子啊！現在也在城里買了房，裝修費還沒着落呢！你也要為我考慮啊！」即使吳老漢再老，也沒老到糊塗的地步，有那麼一瞬間，他隱隱的覺得是自己對不起五兒子，也難怪他要那麼說，正在他不知所措的時候，大兒子說話了：「爸爸，要不我打電話給六弟，看他能不能及時還你，然後再來作決定，你看行嗎？」

事已至此，吳老漢還能再說什麼，只得無奈地點了點頭，心有那么一刻的冰涼，好像站在自己面前的不是自己的兒子，而是一個陌生的人，正在以某種不擇手段的方式相逼自己做違心的事情。幸虧六兒子有著他一樣的性格，聽完他的大哥的後，二話不說就說立刻

還。

吳老漢在一旁聽着，既如釋重負的松了一口氣，又覺得對不起六兒子。更加讓吳老漢愧疚的是，半個小時不到，六兒子就將一年前借下的五千元遞到他的手中，讓他捧着有千斤重。吳老漢的嘴角動了動，好想說什麼，可是什麼也沒有說，倒是六兒子裝糊塗說：「爸爸，您可要抽時間去存啊！有我的大哥和五哥陪着呢……總之，放在銀行里安全。」

吳老漢「唉——唉——唉——」的回應着。父子四人又說了一會兒的話，直到六兒子離開後，吳老漢才淡淡地說：「這是我最後的家當，之前借給你們的六弟有一年的時間，現在，我把它借給你們當中的一個，也是一年吧！然後由我輪流借給你們，直到借完為止……」

五兒子流露出得意的笑，並在大兒子的謙讓下得償所願的拿到了五千元。拿到錢的五兒子像變了一個人似的，說：「爸爸，這是我今年孝敬你的六百塊錢，您拿着，我是手頭緊，才遲遲的給您，望理解……」吳老漢半天才伸出手，卻在接手之際再次感到萬般的沉重，在心里說：「你的六弟早就拿養老錢給我了啊！都怪我這個老不死的，活着讓你們兄弟反目成仇，要是我像你們的母親那麼早早的離開人世，你們兄弟又可以恢復到以前的和睦相處了！」一行老淚流下，吳老漢好像看到老伴朝自己走來……

好在大兒子的一聲「爸爸」，把吳老漢從幻境里拉回到現實。吳老漢揉了揉濕潤的眼睛，看看大兒子，再看看五兒子，突然感嘆地說：「我去看一看你的大伯，不知道他現在吃晚飯了沒有。」突然，吳老漢倍加珍惜起兄弟情誼來。

作者胡正美：貴州貞豐縣長田鎮長田中心校

通往丁家台只有一條小路，是完全用腳踩出來的。小路的兩旁長滿了生命力極強一種草，貌似狗尾巴草但比狗尾巴草矮而結實，顏色也深許多。每到六月，這種草就開出狗尾巴一般毛茸茸的穗狀的花兒，這花兒近看是白色的，遠遠望去，卻是一片粉粉的毛團，像霧像霞。

小路隱在中間，像一根時有時無的白線，煞是美麗壯觀。

強子的父親丁定邦是生產隊隊長，隊上的孩子都把強子當成帶頭大哥。那強子帶着我們「無惡不作」，偷人家的鷄蛋一敲開「呼啦」就生吞掉；整天拿根竹籤跟各種瓜果「打針」。甚至把別人的冬瓜南瓜挖個小洞，在里面拉屎，然後再蓋上……

一般農戶家門口都坐着一個年邁的老頭，就是專門趕鳥雀和趕我們這些「鼻涕土匪」的。

這天，強子又盯上了這條小路上的無名草，跟我們耳語一番，我們就開始行動。我們在路上找草特別茂盛的地方，把路兩旁的草葉子拉攏來系好，扎成一個個不簡單看出的絆子。然後我們匍匐在一旁，看哪個倒霉鬼會被絆個人仰馬翻四腳朝天或狗吃屎。想想都樂！

直至暮色來臨，卻沒有任何人從小路上經過，我們失望而歸。

這天半夜，定邦隊長背着一個人焦急地敲開了村衛生室的門。他告訴赤腳醫生說，秀英走在路上，一個不小心被草絆子給絆倒了，偏偏又倒在了一塊石頭尖尖上，頓時血流如注，人都暈死過去了。

這秀英是個守寡多年的寡婦，口碑一直很好，勤勞善良，恪守婦道。上孝敬年邁的婆婆，下撫育一雙年幼的兒女。

赤腳醫生先是怔怔地看着定邦隊長，摸摸後腦勺略有所思地「哦」了一聲，然後用紅汞水把秀英的傷口仔細地清洗了一遍，用紗布纏起來，說只是外傷應該不礙事。

果然一會兒秀英醒了。她看了一眼四周，又看着定邦隊長，幽幽地說：「傻人啊！你怎么這麼傻呢？我情願流血而死也不願意這事兒通天哪！」說完跌跌撞撞黑回家了。

好長時間，秀英都沒有出過門。半個月後，她給她瞎眼的婆婆磕了三個響頭，把自己嫁到了山那邊一戶更窮的人家。畢竟寡婦再嫁不是什麼光彩事，聽說是半夜三更偷偷地坐着那個男人的一頭毛驥走的。從此再也沒有回過丁家台。

秀英走的那晚，定邦隊長喝了很多酒，驥一樣的大聲地唱着山歌，醉醺醺地把強子打了個半死，嚇得強子的傻娘在院子里嚎啕大哭。

小路兩旁的無名草還在那里倔強的茂盛着，近看是白色的，遠遠望去，卻是一片粉粉的毛團，像霧像霞。

作者向文卓：中國當代微篇小說作家協會會員，湖北省天門市作協理事，有作品散見《羊城晚報》《微篇小說》《精短小說》《中國寓言》《清江》等報刊雜誌。



## 無名草



近段時間，班主任李強倡議學生蒐集空飲料瓶，用于籌集班費。不到兩周時間，就集滿一大桶空飲料瓶。

放學後，李老師讓班長徐亮和勞動委員劉明去賣空飲料瓶。第二天小結會上，李老師又讓他倆談賣空飲料瓶的感受。

兩人不約而同地說：「那個收廢品的張老闆人特別好，不但表揚我們勤儉節約，還承諾只要我們去賣空飲料瓶，一定以最高價格收購……」

兩周過去了，收集空飲料瓶的大桶又滿了，李老師讓舉手最積極的兩位同學胡兵和趙勇去賣空飲料瓶。兩位同學不辱使命，出色完成了任務。

第二天的小結會上，兩人談感受時都表示：「那個張老闆人特別好，不但按承諾的最高價收購了空飲料瓶，還單獨給了一百元，說是捐給我們班的……」

一晃兩周又過去了，收集空飲料瓶的大桶再次滿了，李老師又讓張玲和張琴去賣空飲料瓶。兩位同學也很順利地按照高價賣出了空飲料瓶。

第二天的小結會上，張玲興奮地說：「那個張老闆人特別好，見到我們感動得說不出話來，表示以後要到學校來收購……」

可是輪到張琴發言時，她沉默了一會兒，然後勇敢地站起來說：「其實，那個張老闆就是我父親。我一直羞于承認我有一個收廢品的父親，謝謝李老師，謝謝大家讓我看到了我有一個這麼優秀的好父親……」

教室里響起了雷鳴般的掌聲。李老師看着張琴，會心地笑了……

作者管福泉：南京市浦口區天潤城第十四街區 29 中分校



## 反常的老頭子

一大早，李奶奶就看見老頭子打開手機忙碌着。她沒好氣地問：「鼓搗些啥呢？還不趕緊起床鍛煉身體去！」

老頭子嗯嗯啊啊地應着，神秘兮兮地起了床。

吃過早飯，李奶奶打算和老頭子一起去買菜，哪料老頭子卻先她一步出了門。

李奶奶追到門口喊：「老頭子，又去哪兒？今天兒子他們要回家呢！」

「買菜的事，就全權交給你了。」老頭子扔下一句話，兀自急匆匆地下樓去了。

李奶奶氣得連連跺腳：「死老頭！糟老頭！兒子、孫子又不是俺一個人的！」她一邊罵着，

成龍拍的電影《A計劃》大家都熟悉吧？我爺爺和奶奶退休後，也搞了一個有樂有趣、有滋有味的「A計劃」！

退休後，爺爺和奶奶過起了真正意義上的「解甲歸田」生活。為了順利度過「退休初級階段」，爺爺和奶奶制定出了他們的晚年「A計劃」：健點身，做點事，會點友，找點樂。「A計劃」實施幾年來，收到了明顯成效，爺爺和奶奶深受其益，可謂蒼龍日暮情方好，老樹春深蔭更濃！

健點身。對於退休的老人來說，遠離喧鬧，耐得住寂寞是一種考驗。退休後，爺爺和奶奶把在職時的生活規律、作息時間、生活內容等統統改弦易張，全部放下或拋棄，重打鼓另開張，開始了一種全新的生活方式：靜下心來，全身研究晚年生活。二老每天早晚必攜手到公園或小區南側的護城河邊，參加各種體育鍛煉。在鍛煉中，他們互為對手和幫手，傳手球、打羽毛球、接踢毽子、打太極拳、練習瑜伽、慢跑等。在職時，整天忙忙碌碌，忽略了夫妻交流與溝通，現在有時間了，心也靜了，他們可以邊鍛煉邊交心了。在踢腿的間隙，談談初戀往事；在慢跑的過程中，嘮嘮相互牽挂的情節……身體在鍛煉中越來越壯實，心在閑聊中越貼越近。天天對進對出，日日形影不離，時時卿卿我我，那親熱勁，讓周圍的年輕人都羨慕、嫉妒呢！奶奶經常跟我逗趣：咱家的兩個老東西又開始談「戀愛」啦！

做點事。人到老年，最怕的就是不動手、不動腦。腦袋一閑下來，人也就老得快了。為了不讓衰老來得過快，二老利用在職時的專長，為社會奉獻了一點余熱。爺爺和奶奶退休前都曾學過法律，因此，退休後，他們先後受聘于三家企業，做他們的法律顧問。二老每周三、五到企業中去「上班」，為企業員工講解法律知識，幫助企業簽訂合同和依法討要欠款等。儘管每周只有兩天「上班時間」，但爺爺和奶奶卻覺得忙得很充實。有時，為了一件經濟糾紛，二老在家爭論好幾日，直到說服對方為止。為這，幾家企業的員工們都「封」這對老夫妻為「普法鴛鴦」。在幫助企業的同時，爺爺和奶奶還在家中創辦了一個「校外輔導站」，協助學校管理好小區內中小學生們的「課外生活」。他們經常在家中舉辦「紅色詩歌PARTY」、「快樂的兒童節文藝晚會」、「我能行小學生技

能大賽」、「我是家里的理財師主題活動」等活動。在這些活動中，爺爺和奶奶輪番上陣，爭當「主角」，相幫相助，大有「你耕田來我織布，我挑水來你澆園」的那種「夫妻雙飛」溫馨氛圍。做點事，使二老的心貼得更緊了，也覺得晚年活得更有價值了！

會點友。人不能沒有朋友，不論在職抑或退休。為此，離崗後，二老重新確定了交友圈：少的謂之「忘年交」，中的謂之「親密交」，老的謂之「黃昏交」。但有空閑，爺爺和奶奶一起到三個交友圈子中去會友，在交友中增長見識，開闊視野，增進友情，加深感情。

他倆和中小學生一起做遊戲，和青年們一起出遊，和老友們一起聊天、聚會。做遊戲使二老找回了童心，出遊使他們增添了力量，聊天使他們更加理解生活、感悟生活、熱愛生活，同時，也使爺爺和奶奶在「不離不棄」、「相濡以沫」中體味到了「人間重晚情」的深刻含義。

找點樂。退休雖曰「退」，實則也是「進」，是一種新生活的開始。為了使退休後的新生活更加豐富多彩，更有價值、更有品位、更有內涵，爺爺培養了許多愛好，諸如養花、養鳥、下棋、賽詩、郊遊、扭秧歌、打門球等。爺爺在活動中找到了快樂，找到了年輕，也找到了新生活的無限魅力。當爺爺和奶奶每天沉浸在鳥語花香的氛圍中，心中的那種「不用揚鞭自奮蹄」的激情就會像噴薄而出的朝陽一樣，冉冉上升，不可遏止！小區內的居民們都說：這對老鴛鴦，越活越年輕，越活越時尚，越活越有趣！我們做晚輩的聽到這些夸讚，真是既欣慰又驕傲！（錢俊男）

作者錢俊男：遼寧省鞍山市台安縣達牛鎮初級中學

